

860年前大水淹没瑞安 真的只剩两姓吗？

■乔休

民间一直流传一则据说是来自瑞安古志的记载：南宋乾道二年，大水夜半涌入县城，沿岸百姓多遭淹溺，全境生灵涂炭，唯仙岩赖氏、大镬万氏两族得以保全。

很多本地人世代听闻这段旧事，也不断有人追问：八百年前这场席卷温州、瑞安的特大水灾，到底是民间传说，还是真实发生的往事？潮水当真漫过老城街巷，直抵山脚高地？结合正史典籍、地方旧志、摩崖遗存与文史专家考证，可以笃定作答：乾道二年海溢，是温州、瑞安历史上记载确凿、伤亡极重的真实巨灾；而“仅两姓留存”一说，不见于宋代原始记载，主要流传于后世方志与民间口述。它很可能是古人在极度惨重的灾情基础上，用以强调平原地区人口几近灭绝的一种修辞性表达，并非基于人口统计的史实。

乾道二年，即南宋丙戌年，公元1166年。那年农历八月十七日深夜，一场罕见灾害骤然降临。彼时秋分前后，正值天文大潮，海潮本就汹涌，又遇强台风过境，狂风卷着暴雨横扫浙南沿海。大风、暴雨、大潮三者叠加，形成毁灭性风暴潮，也就是古书中所记的“海溢”。

风潮倒灌，海水逆流而上，冲破江岸，直入城内。瑞安老城依飞云江而建，地势低洼，古时江防堤塘简陋，并无成熟防潮体系。大水半夜猝然入城，百姓睡梦之中毫无防备，街巷瞬间被大水吞没，屋舍倾塌，人畜漂流，一时之间，哀声遍野。

《宋史》对此灾专门落笔记录，文字极简，却字字沉重：温州大风海溢，庐舍漂没，舟船倾覆，溺亡两万万余人，江边无人收殓的遗骸七万余具。官方统计尚且如此，而温州各县地方志、乡土文献综合考证，全域遇难人数逼近七万，是南宋时期东南沿海破坏力最强、伤亡最惨烈的一次沿海灾变。

翻阅明代《温州府志》、历代《瑞安县志》，更能触摸到当年的惨烈实况。狂风自傍晚开始肆虐，拔木毁屋，行人难以站立；待到夜半，海潮漫过江岸，倒灌进城，半座城池沦为汪洋。慌乱之中，百姓争相爬上屋顶、攀上大树暂避，奈何水势暴涨迅猛，片刻之后，房舍崩塌，林木倾覆，放眼四野，一片泽国，十户九毁，幸存者寥寥。

瑞安地处飞云江下游，直面海潮冲击，受灾尤深。江水与海水混作一片，平地水深数尺，百姓开门即被大水围困，进退无路。良田淹没，庄稼绝收，市井破败，往日繁华的江南县域，一夜之间满目疮痍。

这场灾难并非书本里的抽象记载，温州多地留存的实物遗迹，至今仍在佐证当年水势之巨。龙湾峰门山岩壁之上，古人刻下“乾道二年水满到此”八个

大字，历经八百多年风雨侵蚀，字迹依旧清晰。此处崖刻，是最直观的刻度，如实记录了当年潮水漫涨的最高位置，足以想见洪水之势何等骇人。

针对乾道二年海溢，本地文史学者、方志研究者多年来持续考证。温州图书馆文史研究员潘猛梳理宋代各类史料指出，此次灾变核心诱因是台风风暴潮，绝非海啸，罕见的气象与水文叠加，造就了这场千年一遇的特大灾害。当年浙南海塘设施薄弱，沿海平原毫无屏障，这也是灾情无限放大的关键。

地方史研究者孙建胜从人口史角度考证，乾道海溢几乎重创整个温州沿海平原，大量村落荒废，本土人口锐减。也正因人口凋零，南宋官府随后推行移民补籍，大批福建百姓迁居温州、瑞安，扎根落地，慢慢与本地残存宗族融合，深刻改变了浙南后世的族群结构与乡土脉络。

温州高校历史学者也认为，1166年温州海溢，是中国古代风暴潮灾害的典型范本，既有正史记录，又有方志、石刻、文集等多重佐证，史料链条完整，是研究古代沿海气候灾害、城市防灾、社会重建的重要案例。

回到瑞安旧志所载“仅仙岩赖姓及大镬万姓存焉”。结合地理实情与专家研判，这句话不能机械解读。

瑞安地域广阔，除沿江平原之外，大罗山周边丘陵、山岙台地众多，地势居高，潮水无法漫延覆盖。当年山区、半山村落，皆有百姓安稳避灾，不可能全城只剩两族存活。

但不可否认，仙岩赖氏、大镬万氏能够完整保全，确为史实。仙岩背靠大罗山余脉，聚落依山而筑，地势高耸，远离江岸潮线，海潮再汹涌，也难以抵达山麓；大镬一地，属高台山岙地貌，四面隆起、中间平缓，天然形成一道隔水屏障，不受平地水患波及。在整片平原近乎覆灭的绝境里，这两处高地聚落安然无恙，宗族完整延续。

古人修志，行文多简练写意，为凸显灾变之酷、平地死伤之重，便以两处完整留存的宗族作为缩影，写下“仅此二姓存焉”，用以概括平原十室九空的惨状，是传统志书常见的记述笔法，并非刻意虚构。

乾道二年海溢之后，瑞安本地氏族凋零，闽地移民陆续迁入，乡土风俗与宗族结构由此重塑。地方官府与民间亦开始重视江海塘工，逐步构筑起基础的防洪体系。

八百多年过去，重读这段历史，不只是辨析一则古老传说的真假，更是透过岁月，看见古人与山海共处的艰难，看见自然灾害之下乡土的韧性，也读懂一方水土世代沿袭的生存智慧与敬畏之心。



刻有乾道二年水满到此的岩壁

贞石不泐

——写在邹梦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

■陈良和



早期社员。

1929年，邹梦禅凭借扎实的功底考入中华书局，进入《辞海》编辑部。1934年，《辞海》即将付印，却卡在了封面题字上。总经理陆费逵试了好多人写的字都不满意。邹梦禅灵机一动，提出集古人碑刻之字以成题签。这个方案一举解决了难题，“辞海”二字从此传遍天下，邹梦禅也由此在文化界崭露头角。

抗战爆发后，邹梦禅以义卖书画的方式筹款支援抗日救亡，尽显一代文人的民族气节。然而，1958年他因故蒙冤，被下放到甘肃山丹，历经磨难。在困厄之中，他从未放弃治学与创作。1978年他获平反后，声名愈盛，被各地机构聘为委员、顾问，致力于弘扬中华传统艺术。

三

1985年11月，邹梦禅应邀回瑞安讲学。10日下午，张桂生在玉海楼看他挥毫献墨，遂请他书写自己所作的两句诗：“宦海浮沉淡似水，艺林建树贵如珠。”邹公看了一眼，向他会心地一笑，立即奋笔疾书。两人合影留念，一起进餐，宾主说说笑笑，相见恨晚。张桂生提出想拜邹公为师学习书法，邹公先是连说“岂敢！岂敢！”继而又连声说“很好！很好！”

1986年1月12日，邹梦禅托人捎信给张桂生，说想回瑞安住一段时间。张桂生热烈欢迎，立即交代租一间幽静的房子。然而邹公迟迟未归。三个多月后，却传来了噩耗。癌症夺走了这位艺术大师的生命，也留下了一段未能如愿的师生缘分。

邹梦禅逝世后，其子女将他的书法、篆刻作品捐献给瑞安博物馆。

四

邹梦禅的墓地在仙岩山麓，陈傅良祠西边的山脚处，与夫人胡亦华女士合葬。墓坛泰斗孟海先生题写了墓碑。墓的背面镌刻着一篇墓志铭，由国学大师王遽常撰文，著名书法家郭仲选书写。墓的西边有一座“怀梦亭”，亭柱上用篆字刻着一副对联：“治学能精西泠留绝艺，立身有道梅雨重先贤。”上联概括了邹梦禅一生的艺术成就，下联则将他与梅雨潭、与陈傅良等瑞安先贤联系在一起。

邹梦禅墓的选址与建设，原瑞安县委文化局局长徐胜东先生是全程亲历者。据徐老回忆，1986年邹老去世后，待治

丧事宜在杭州办完，他便开始与家属书信往来，“他们来瑞找我，我去杭会他们”，正式为建墓奔波。“时间从1986年6月份开始，到1987年4月16日安葬结束，总造价1632元8角。”一个颇为精确的数字，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朴素与实在。安葬仪式那天，董希华、孙中存、徐胜东、宋维远、朱维柱等人都到了现场，仙岩镇文化站站长周庆光是具体执行人，后来远赴意大利成了华侨。当天参加活动的人如今大多年事已高，有的已经作古，但1987年4月16日仙岩山麓的那一幕，被相机定格，留在了瑞安的文化记忆里。

五

邹梦禅一生谦逊。他虽书法造诣极高，却总自谦临摹沈寐叟的书法“终不能逮”。晚年，他自刻了一方印章：“暮年遇盛世，一息献余晖”。这10个字，是他晚年心境的真实写照——历经磨难之后，仍愿为中华传统艺术奉献余热。1985年11月，他应邀回瑞安讲学。县文化局、共青团联合举办的“县首届青年书法比赛”颁奖仪式之邀，为到会的青年书法爱好者作题为《书法艺术应分四体系统学习》的讲座，提出书法学习应像上学一样，分篆书、隶书、楷书、草书四个阶段，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，一般需要十到十五年完成全部基础训练，之后才能真正进行自由创作。这番见解，至今仍被一些人奉为圭臬。

如今，仙岩山麓的邹梦禅墓前，常有书法爱好者和文化界人士前来祭奠。今年适逢先生逝世四十周年，想必会有更多人前往，在这座文人气息浓郁的石碑前，缅怀这位瑞安的儿子。

墓志铭的最后一句是：“不忘国铭仙岩贞不泐”。贞石不泐，精神不朽。四十年了，邹梦禅的名字，依然镌刻在瑞安人的心中。



扫一扫看电子版

（说明：文中部分细节及徐胜东先生回忆内容，参考了《上海瑞中校友通讯》刊发的《邹梦禅，瑞安人民怀念你》一文及徐老提供的相关史料。1985年张桂生与邹梦禅先生会面的经过，据张桂生本人回忆文章整理。）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

阅读是获取知识，提升自我的途径， 而不仅为了休闲娱乐。

瑞安市委宣传部
瑞安融媒体中心宣
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